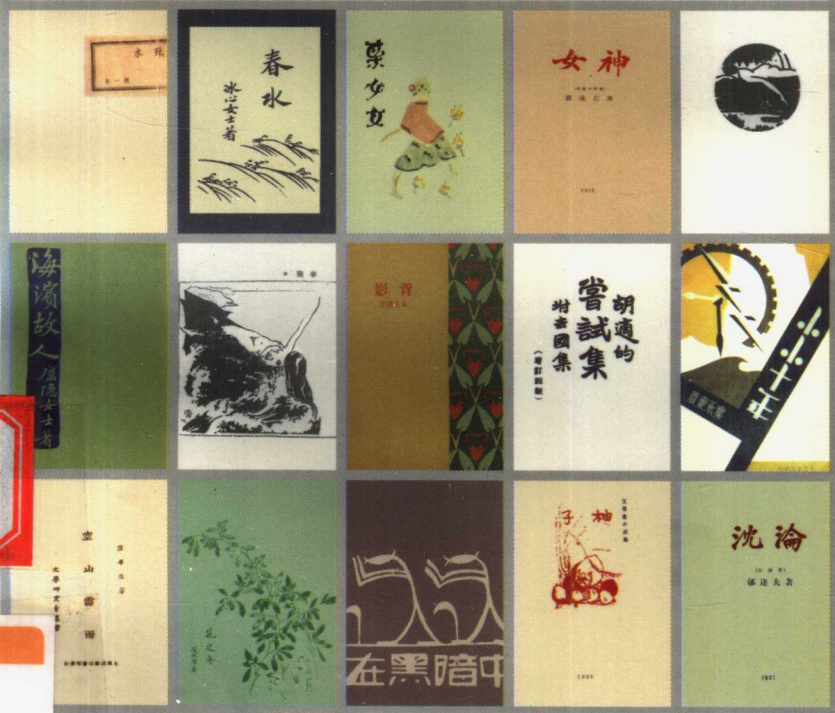




新文学碑林

# 饥饿的郭素娥 蜗牛在荆棘上

路翎 著





# 碑林

饥饿的郭素娥  
蜗牛在荆棘上

路翎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饥饿的郭素娥 蜗牛在荆棘上/路翎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3068-8

I. ①饥…②蜗… II. 路…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460 号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18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4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7.60 元

七月初集

柳平  
編輯

饑餓的郭素娥

路翎

南天出版社  
印行

原版封面



畫家：王式廓；編者：張光年

# 在牛蝸 上棘荊

上海人民出版

原版封面

## 出版说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互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每一本书都力求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希望它的出版能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

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8年1月

## 序

路翎这个名字底出现,是在前年的这个时候,但从那时到现在,他完成了十个左右的短篇,一个寄到香港在这次战争里面被丢掉了的长篇,以及现在这个中篇。

在这些里面,路翎君创造了一长列的形象:没落的封建贵族,已经成了“社会演员”的知识分子,纯真的青年,小军官,兵士,小地主,小商人,农村恶棍……,但最多的而且最特色的却是在劳动世界里面受着锤炼的,以及被命运鞭打到了这劳动世界底周围来的,形形色色的男女。在这些里面,不是表相上的标志,也不是所谓“意识”上的符号,他从生活本身底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里面展示了人生诸相,而且,这广袤和错综还正用着蠢蠢跃跃的力量膨胀在这些不算太小的篇幅里面,随时随地都要向外伸展,向外突破。因为,既然透过社会结构底表皮去发掘人物性格底根苗,那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活底一个触手纠缠着另一些触手,而它们又必然各各和另外的触手绞在一起了。

由于这,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坐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向时代底步突进,路翎君替新文学底主题开拓了疆土。

在现在这一篇里面,他展开了用劳动、人欲、饥饿、痛苦、嫉妒、欺骗、残酷、犯罪,但也有追求、反抗、友爱、梦想所织成



的世界；在这中间，站着郭素娥和围绕着她，由于她底命运而更鲜明地现出了本性的生灵。

关于她，作者自己有过这样的表白：

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底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底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底“命”。事实许并不如此——“郭素娥”会沉下去，暂时地又转成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

但我看，事实许并不“并不如此”的。郭素娥，是这封建古国底又一种女人，肉体的饥饿不但不能从祖传的礼教良方得到麻痹，倒是产生了更强的精神的饥饿，饥饿于彻底的解放，饥饿于坚强的人性。她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这社会底铁壁，作为代价，她悲惨地献出了生命。

但她却扰动了一个世界。——张振山站了出来，但这个从残酷的过去懂得了解放的坚强的工人却没有能够救她，因为他连自己底一切也一并“解放”了，对于这世界实际上还是一个没有执着的漂泊者。但他却不能不走了，奔向了未免带着疑问号的“看我老张……够不够朋友”的前途。魏海清站了出来，但这个只是从残酷的过去带来了执着的，穿着工人服装的农民也没有能够救她，因为他连自己底怯钝习性也一并执着了，对于这世界还是一个不得已的追随者。但他却不能不死了，由于这执着所产生的一种怀恋的力量。……张振山底性格是鲜明的，但作者底笔尖还带着欲进又止的疑虑，而魏海清却一直向前，两个环境里面的看似矛盾但却融贯无间的心理动态，活生生地照出了他底灵魂。在这两个人物里面作者得到了辉煌的成功，或者竟超过了郭素娥本人以上。

郭素娥死了，她底命运却扰动了一个世界。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当兵的到前线去了，做工的上矿山来了……，而这劳动世界底旋律，带着时代底负担，带着被郭素娥底惨死所扰起的波纹，却在辉煌的天空下面继续前进，在它中间有老人底顽健，小人底坚实，青年长工底强壮的手臂和坚持而冷淡的面容，抱着忧虑也抱着希望投了进来的青年农妇底温暖的泪光和善良的心地……。就这样，作者寄付了他底悲悼和希望；在目前，似乎他也只能这样地寄付他底悲悼和希望了。

这并不是说他对人底抱着听其自然的态度，恰恰相反，他底着力点每一步都放在祖国底明天，也就是他底人物们底明天上面。因为这，他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有了显得性急的表白，例如这里面的小冲和青年长工，这两个明天的人物，就不曾在应有的形象里面出现，但在主线上，他底笔有如一个吸盘，不肯放松地钉在现实人生底脉管上面。他所追求的是节节带着血痕的生活真理，不是抽象的灰色结论，更不是骗人的热闹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刚过二十岁的青年作家底可惊的情热和才力，同时也就看到了被围绕在生活触手中间的，有时招架不来的他底窘迫。

而从这里也就产生了他底创作方法上的特点。他不能用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征底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而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底表情，每一个动作底潜力的深度和立体。他自己曾带着疑虑说过，“我越写越弄不清楚什么叫做小说了！”这是为生活内容探求相应的形式的呼声，也是无法不从形式传统跨过的呼声，一个明眼的读者当不难看出这里面的苦斗底痕迹罢。这当然还只是一个开端，犹如他对生活的追求还只是跨进一步一样，展开在他

底前面的还有不止一个的高坡，例如一首史诗底交响乐的构成和那里面的每一个语言底音响和色泽，就都是的。像后者，他已在对话里面显示了不少放着光芒的例子。

生活的洪炉养育了作者(我底意思是，养育了作者的只能是这生活的洪炉)，他当能在这洪炉底烧炼里面得到应有的完成罢。

向文坛，向读者，我说出了这个介绍的诚意。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

于桂林之西晒楼。

胡 风

## 目 录

序 ..... 1

饥饿的郭素娥 ..... 1

蜗牛在荆棘上 ..... 121

# 饥饿的郭素娥



在铁工房底平坦的屋脊上，白汽从蒸汽锤机底上了锈的白铁管里猛烈地发着尖锐的断声喷出来；夜快深的时候一切都寂静了，只有那大铁锤底急速而沉重的敲击声传得很远。深秋的月亮在山洼里沉静地照耀着。

和铁工房并列的较大的一座同样长方形的灰屋子是机器房；它底工作已经停止，车床和钻眼机在被昏暗的灯光所照耀的油污的烟雾里沉闷地蹲伏着，闪着因烟雾底凝聚和滚动而稍稍浮幻的严冷的光辉。刚刚下九点钟的晚班。年青力壮而且也愿意竭力忘去灰黯的生活，在这样清爽的夜晚寻一些准备带给沉重的睡眠的肉体底愉快的机器工人，这时候散在两列屋子之间的广场上，以坚毅而轻松的姿势打着太极拳，一面在嘴里轻微地吹嘘，交换着温和的咒骂和友谊的粗野的玩笑。张振山从机器房里走出来了。他对散在广场上的人底娱乐显得漠不关心，仅仅以一种望向河流底暧昧的彼岸似的眼光瞥了一下最前面一个人底努力张着大嘴的圆脸。他底宽肩的笨重的躯体，在正前面的机电房窗楣上的灯光底映照下，移动得异常迅速，而且带着一些隐秘意味。有一个瘦小的身体从房屋底平整而稀薄的暗影里弯着腰跃上两步，截住他，用羡慕的恶意的小声喊：

“张振山，又去了！”

张振山像碰在墙壁上一般突然停住脚，狠毒地嗅着鼻子，瞪了这瘦小的人形一眼。但在跃上一个小小土丘之后，他又因

为某种想头而回过头来，用那种像从空木桶里发出来的深沉的抑制的大声回答。

“小狗种！杨福成，我明天请你喝一杯！”

被叫做杨福成的干瘦的汉子发出了一声兴奋而又惶惑的大笑。但当他困恼于不能从一瞬间突然交进的各种情绪里，反射出一句对对方讲是十分恰当的话的时候，张振山已经越过土丘，蹿到一丛矮棚里去了。他酸酸地吐了一口口水，屈辱似地烦恼地搔着肮脏的厚发，以后就在破工服上擦擦手，把手摊开，神经质地做了一个表示空无所有的姿势。连打拳的兴致都没有了，他叹了一口气，独自走到工人澡堂侧的小酒摊面前，一面用手在荷包里摸索。……

现在，铁工房底打铁的声音和蒸汽底咝声也静止了。张振山顺着峭陡的小路爬上山巅，经过矿洞底风眼厂，弯到一个丛生着杂木的山坳里去。在一座破旧的瓦屋背后，他寻着了猪栏旁边的他已经很熟悉的一块长石头，坐下来，开始抽烟，等待着十点钟的上夜工的汽笛。

在隔着一个圆顶的土峰的右边山脚下，是闪耀着灯火底环节的卸煤台，是精疲力尽的劳动世界——是张振山底生命里的最富裕的一部分；而在他所面对着的左边遥远的山脚下，那些宁静地映着月光的水田，那些以虔诚的额对着天空的小山峦，那些充满芬芳的暗影的幽谷，却使他皱起嘴唇，感到陌生的甜适、焦灼、和嫉妒。他用这样的姿势坐在这里现在是第六次了；在十点钟的汽笛拉了以后，像一匹野兽一般扑到面前这瓦屋里去，现在是第五次了。

……刘寿春，那个患着气管炎的鸦片鬼在门前的土坪上谁也听不清楚地咒骂了几句之后，就摸索着通到风眼厂的小路，下到矿区里去。送着他的，是他底女人郭素娥从屋子里发



出来的一声怨毒而疲乏的叹息。张振山推开了门，把结实的身躯显现在微弱的灯光里。

“我来了。”走到桌边，他耸一耸肩膀，露出一个坚定的微笑，说。

郭素娥睁大修长的疲倦的眼睛望着他，仿佛他是一个陌生人似的。但是当她掷一掷头发，把手下意识地抬到脸上去时，这眼睛里就一瞬间被一种苦闷而又欢乐的强烈的火焰所燃亮。她迅速地站起来，走到门边，掀起敞开一半的上衣底里幅醒鼻涕，然后又用手揩掉，一面向门外探望着。

张振山露出洁白的大牙齿，以仿佛濛着烟火的眼睛贪婪地瞧着女人底露出在衣服里的，褐色的大而坚实的乳房。

“他下去了。”扶着门，郭素娥嘶哑地说，然后俯下头。在乱发的云里，她底脸突然欢乐地灼红了。

张振山在小屋子里笨重地蹒跚着。在关上门的时候，他抓住了扶在门边上的女人底发烫的手，猛然地掷了一下，然后又把她底整个的躯体拉拢来。

“怎么办呢？”郭素娥战栗地问。

“就这样办！”

在这粗野的回答之后的一秒钟，屋子里底仅有一根灯草的油灯就被张振山底大手所扑熄。灰色的阴影在战栗；郭素娥发出了一声梦幻似的狂乱而稍稍带着恐惧的呜咽。

郭素娥是陕南人。父亲顽固而贪欲，因此也极能劳作。他用各种方法获取财物，扩充他底薄瘠的砂地，但一次持续的可怕的饥馑，终于把他们从自己底土地驱逐了出来。就在郭素娥以后住的这山丛里，他们又遭遇了匪。父亲因为拚命保护自己底几件金饰，便不再顾及女儿，向山谷里逃去，以后便